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貴耳集卷上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貴耳集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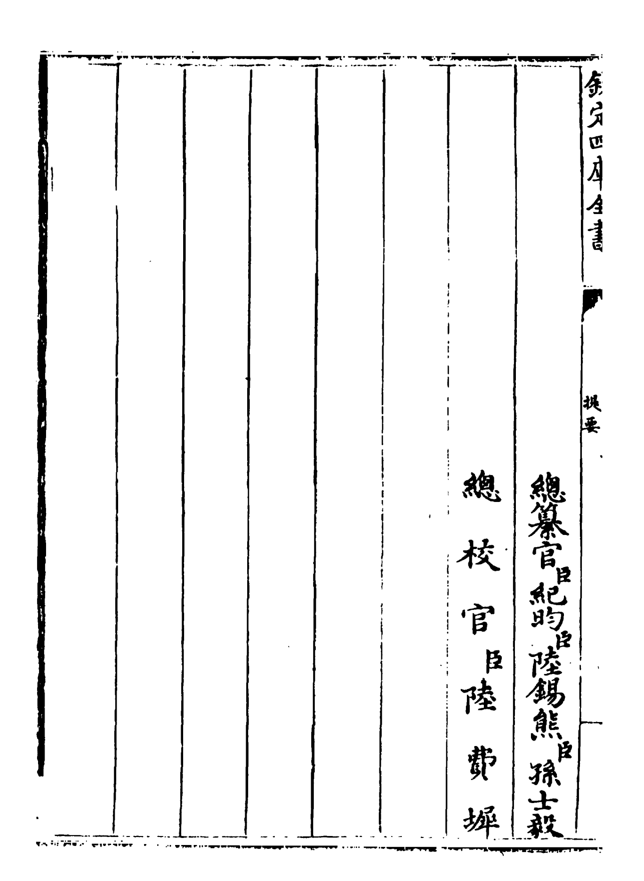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貴耳集三卷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每卷各有自序上卷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録一帙得罪後

為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中卷成於淳祐四年下卷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中卷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下卷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

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公羊傳謂長狄謂善稻為伊緩考公羊傳乃吳謂善稻為伊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

安石黜春秋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
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
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
熊即侯也非獸也案程史載金海陵王校獵
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
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雞為稽
山子以驢為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
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

部䋣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詼諧進枼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太中大夫亦非伶人也觀其下卷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頗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貴耳集卷上

宋 張端義 撰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己矣借此以助參訂之闕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思得此錄增補近事貽書索諸婦報云子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

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悒怏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閑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忘視筆硯簡編為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叛于筆硯簡編之舊對越天地報答日月捨是而何為耶因追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錄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

貴耳賤目之說悵前錄之已灰喜斯集之脫槖得歸在千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緼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略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

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思陵偶持一扇迺祐陵御筆畫林檎花上一鸜鵒令曾覿進詩云玉輦神遊事已空尚餘奎藻寫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陵感動出涕桯史所載康與之非也

孝宗朝尚書鹿何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臣問其由何對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故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語奏上始遂其請在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悦問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謗訕朝政者欲議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悦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

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黄州之謫在臺獄有
二詩别子由詩奏神考慜聖亦閔之曰聖主如天萬
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
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
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
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
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
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作解厄道場屢月

故有此語

徽考寶籙宫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

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娸能之臣譖言不入雖道流之言出于憸恍然不為無補也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曾作春賦有

曰予將覲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為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覿因譖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為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閤換集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附端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既

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静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已因進圓覺經二句使虚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為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入石

漢初黜申韓崇黄老蓋公有曰治道貴清静仲舒三策本于黄老不失為儒者積至五七百年東晉清談之士酷嗜莊老以曠達超詣為第一等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在几
格間或得一二緇黃之講說息兵愛民不事紛華澡
得簡淡之道外廷儒者多以此箴規惟呂東萊言之
甚切嘗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異端之學殊不知
聖心自與此理圓明雖曰異端自有理到處尊經之
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琀玉問之何義講官答曰人臣
卒給之琀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

朽何用骨為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韋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黄中官張去為建四聖觀秦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堂帖呼張去為張窘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語及建四聖觀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宮觀致有靖康之變内

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貴自專非宗社之福即日罷役改爲都亭驛後三年思陵諭秦相以孤山爲四聖觀殿宇至今簡陋

德壽在南内壽皇奉親之孝極盡其意德壽好遊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德壽問吳后北内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銀是錢未敢遽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皇感吳后之意調娛父子

之歡倍四十萬緡以獻本朝女后之賢皆類此也
曾懷在版曹效蜀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宮中
積三百萬見鏹準備換會三五年浙中粟賤造六百
萬爲和糴用繼後印造不止六百萬萬矣辛未以二
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後今以五易一倍于二
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
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歷
言勝愚民之術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强出新奇欲行

稱提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將一褐行質于子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語孟汝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空談何異講語孟而取質也

秦會之當國偶虔州賊發秦相得報夜呼堂吏行劄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虔州有賊何不奏聞奏云小竊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普安說秦既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宮給使請俸不齊取榜來遂閣

兩月壽皇聖度高遠亦不以此為意議者疏秦檜專之罪德壽建思堂落成壽皇同宴間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答曰思秦檜也由是秦氏之議少息

壽皇忽問王丞相淮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紹興新造蓬萊春酒甚佳各餽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宰執卻不敢受嘉定以來有珠玉之貢聞此可愧矣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北沈唐事樞在同列間發一語操

吳音曰官家好獃此語遂達于上大怒差四從官審
責沈曾與不曾有此語對云臣有此語即日謫筠州
湯侍御史使北　壽皇專差中貴貽貽等人使回程先
取國書星夜以聞壽皇得之啟匣元封不開國書復
回湯以專對失職得謫沈以先言有驗得歸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書舍人為祈請使至北庭傾立
節葛王臨辭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有德者得
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憂天下之不歸壽皇所以

聖德日新基於此也

壽皇欲除知閤張説簽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爭獨石湖不答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張説石湖奏云知閤如州郡典客不應使典客便與知閤通判同列何以令衆庶見壽皇感悟遂寢此除易曰納約自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内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兩府但文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龎祐甫崔

敦詩薦上問曾見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業內
銳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公即日進入壽皇後
與公言麗之文不甚溫潤崔之文頗得體崔自運司
斛面官除秘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孝宗萬幾餘暇留神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
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懇祈甚至
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久之云卿與後
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臣之恩家試與他說

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答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供奉閒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令臣去見葛中書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顒與林安宅最厚嘗有簡往來丞相之子用林簡粘于壁林後謁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後除察院

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疏上事以風聞彼時君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葉衡丞相之事林以誣罔得謫葉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恩平卒無所進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禮之當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者大計由此而決

殿司軍籍闕招三千人諸軍掠人于市行都騷然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胡珍家毀撃器具送棘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軍法史浩曰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降旨客院施行浩以自念備位宰相言不

見聽使民無罪以死法即奉祠相不及數月而去

莫濟宰錢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問其

從來杖而去之即德壽宮幕士也大璫奏知高廟大

怒宣諭孝宗莫濟即日罷一年後偶常州闕守宰執

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整頓凋弊孝宗云朕有一

人向曾打德壽宮幕士者莫濟也即知常州莫濛作

邑及年而得郡孝宗不次用人如此

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

盧奕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奕姓堅名也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先秦以後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秘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册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黄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張南軒斥之曰敎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黄門答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

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于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
大璫甘昺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爲中書
陳騤所繳載于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八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上仙
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盧祖臯在玉堂
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茅彙征與盧言詔不當
用元符事盧始驚𢍰不顧推寶賞改崇慶元年至三
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

濟邸擇妃大璫王俞來宣押憲聖之姪孫女獨尊長節度使吳鑄不悅同姪孫女辭家廟鑄乞與大璫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憲聖可以主張門户甚次第光輝不藉凡女只有踈脫大璫云只是官家中殿聖意節使如何有此説鑄云他丈母不曉事非鑄本心他日必為憲聖累莫道鑄不曾説後有黄冠之命鑄亦可謂賢矣

宣和間有詔表云語忌詔文朕篤奉先烈表云陛下德

邁九皇劉皇子文有克長克君凡劉𠜧明撰也容齋

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官不肯進克長克君

之文一太常書史劉珏奏用祭服克軍褐吏云在禮

祭服弊則焚之雖國家危迫不當以常時論然容臺

秉禮俟朝廷索則予之賢于背禮而先獻也

泰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孟王昶文云朕念赤

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

縣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寛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
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是國是
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
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
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
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
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

丑狀元吳澥造闕後遺論四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

驗遺論恐作遺誦

嵩山祖宗陵寢所自靖康之後所存特昌陵而已紹興

間榷場通貨持陵寢中寶器來思陵嘗得之為之出

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復故土志在此也端平

初金人夾國蒙古許本朝遣使朝陵使未至陵三京

之師一出蒙古大怒盡將陵廟鋤為墟矣七廟何其

不幸耶

自古以來地勢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東金亡都汴燕趙青齊之野皆成草莽上蔡天地之中氣三十年來地氣不乘兵革日尋民無生意蜀自晉未嘗經殘破嘉熙戊戌北兵四至如入無人之境成都一夕焚盡死者何止百萬人至今不容經理北兵往來未已地之氣今為不毛江之源今為污濁不幸江左當地勢之南江流之東建瓴之勢為敵國得之

李唐樊若水嘗駕小舟以絲量江面闊狹之數獻于太

祖後曹王正用孔策下江南國史載之甚詳不意百有四十年後高廟中興駐蹕臨安自淮以北非吾土也昔時以汴京為萬世不拔之業誰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萬一敵國儻用若水之說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真皇澶淵之幸高皇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建炎中興之業嘉定間趙善湘開金陵制府誅李全識者有宗室不領兵之譏遂有行宮之謗嘗記帥逢原為池州軍帥有一

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違制近來兵將皆受宗室薦舉矣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轎只是乘馬所以有修帽護塵之服士皆服衫帽凉衫為禮紫衫戎服也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今臺諫出臺覲事官用凉衫略展登轎尚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紹興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曽為朝士或外任監司

州郡入京未嘗有蓋只是持袋扇障日開禧間始創
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賞嚴皂蓋之禁有越士張蓋過
府門遂爲所治後學中有詩云冠蓋相望自古傳以
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黄羅傘何不多多出賞錢
時山東盜賊紛起故有此詩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蔭子除者三人王矩初寮之孫
韓元吉桐韓之孫劉孝韙曾竊之自嘉泰嘉定以來
百官見宰相盡不納所業至端平衛袖書啟亦廢求

舉者納脚色求闕者納闕劄而已文人才士無有自見碌碌無聞者雜進三十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云戾家是也不過人主上臣下一啟耳初無王言訓誥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愧于東坡如改元災異罪已諸詔豈不有愧于陸贄因讀陸放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尚有羅隱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兩改名先名宗實因英廟舊名改後名惇頤又以光宗御名改二程文爲別駕南軒張魏公之長子文公朱郎中之子奉使朱弁之姪東萊呂樞密之孫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横渠象山士子也

張魏公開建業幕府有一術者來謁取辟客命推算術者云皆非貴人公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幕下如何無三五人宰執侍從此亦智將不如福將也魏公之

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謙仲范宗尹之客賀宗禮皆宰執也開禧畢再遇帥揚起身行伍驟為名將亦非偶然麾下有二十餘人都統制殿帥四人則知魏公推命之不誣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為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

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

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

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偽黨深思由來皆非國家福

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廬和巢

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德安荆鄂之控嘉定始議諸

州縣築城東淮則通泰高郵盱眙鹽城興化西淮則

蘄黄舒濠無爲安豐定遠固始鍾離京襄則棗陽隨

復荆門漢陽光化城池日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

宗孝宗非不神武聖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揚楚廬和襄陽城壁而已不欲修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為家基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說以貨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毁于許國劉倬蘄黄毁于大何節襄陽失于趙范帳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此三朝留神之地一旦棄毁誠為國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

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
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後曲遍
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
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讖深可畏
哉

張子韶曰一吁一俞治亂所關放齊舉丹朱曰吁驩兜
舉共工亦曰吁使堯俞之則小人得志師錫虞舜堯
曰俞僉舉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

可吁則吁故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天下莫不服

獨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東坡詩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有園丁吕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月遊人入園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後幾日自建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為對復曰端明要作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

可以為渡江以來相府厮役者之勸

毛詩聖人取小夫賤隸之言最于人情道理處誠使人

一唱三歎如山有樞三章聞之者可以爲戒言衣裳車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鐘鼓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愉保猶可説至于入室則鄙吝之言極矣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丈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爲伊川所先東坡不

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囊其尸東坡見而指之曰久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云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蜀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

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贊人所笑

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東坡因訪吕微仲偶在書屋坐久因見盆中養一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坡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莫要鬧莫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他人睡三覺吕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用甚故事答以鳳輦鼇山問者不樂而去誰不知鳳輦鼇山故相詭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

篤山來聞者歎服作詩要融化豈可執而不通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九曡節杖銘曡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為瀟湘之寶子將與之消搖節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种放見陳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奈何尚隔一塵一塵謂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物

必敗之效娩節果如圖南所言

南宮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職每歲賀雪表尤難下筆

曾有一聯云普天咸有率土莫非此何等語也

周益公與韓无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有備法

駕之前陳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作驅字遂中

大科陳字不切驅字象上有用又用拜舞周章出本

草註

綦內相崇禮在太學前廊裕陵有進枸杞根如犬大作

賀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綦欣然當之其用一句靈根夜吠舉學皆服用東坡詩云靈厖或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登玉堂

余外祖王詷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少年今得耆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耆儒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

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歷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

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
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覲切旋召入舍人院
楊冠卿館于九江戎司趙温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
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衮繡之東
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温叔再三稱道蜀
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語云三月三日多長安之麗人
一咏一觴修山陰之舊事要作駢儷當如此用事
喬平章為左相時已年八十餘因榜府門曰七十者許

乞致仕為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相門前有指揮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當致仕八十公公也合歸因是卷榜而入

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朱希真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賦梅詞如不食烟火人語

横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踈花數點語意奇絶詞集

曰太平樵唱

趙介菴名彦端字徳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西湖謁金門波底夕陽紅濕阜陵問誰詞答云彦端所作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喜甚有介菴集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録亦筆削其間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晩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于染柳烟輕吹梅笛怨

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疊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筆殆間氣

也有易安文集

劉季孫左班殿直監饒州酒判公爲江東憲巡部至饒因按酒務廨間一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郡生持狀乞差官攝學事判公判監酒殿直一郡皆驚劉名遂著

趙嗣良絳人也以能文爲裕陵眷遇曾兼史局如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會要帝系后妃吉

禮三類賞嗣良以叅詳轉秩後竄回北上京破有詩曰建國舊碑邉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此殿曰五鑾乃保機之故巢也

北人張侍御有侍兒意肰可憐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又翰林吳激賦小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宫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溼淚同在天涯

衛元卿洋州人曾領薦不得志遊山谷間作謁金門詞曰花過雨又是一番紅素燕子歸來愁不語故巢無覓處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苦若使邊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

北狀元汪世顯者鳳翔帥隨蒙古統兵入蜀綿州道中題詩云擁騎南來春正濃鞭梢輕拂杏花紅綠林戰退千山月細柳橫拖一巷風玉勒有時閑駿馬錦絛無力挂弨弓六軍休動三衙鼓夢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客遠在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長不能寢起坐悽惻而聞雨聲其爲一詩襟抱以海喻愁非過語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淵明詩絶句之祖一句一絶也作詩有句法意連句圓有云打起黃鶯兒莫敎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一句一接未甞間斷作詩當參此意便有神聖

工巧

作文之法先觀時節次看人品又當玩味其立意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十言皆自道胷中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匹夫為百世師一言為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自謀乎或者議退之不當作符讀書城南與原道出二手

嵩山極峻法堂壁上有一詩曰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

畫老草旁有四字勿毁此詩此司馬公書柱間大隷書旦光頤來旦公兄頤程正叔也壁門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皆公八分書

陸放翁茶山上足自劒南槀後有萬餘首詩在京樓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橋南書院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静卧聽兒讀書感秋云玉階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辭故枝檃栝道藏語也

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纒

一日頗優游歸來澗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謀乃寓茍且一時之意

周希稷名承勲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午一詩殊有諷刺誰家觧祟吐千缾丹墨交輝走百靈畫使龜蛇歸藥籠又纒蕭艾作人形逸二句安得絲絲十萬丈東南西北繫飄零吐祟千缾出太玄經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城人與益公同里也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上一時名

勝納交戶外之屨常滿放翁皆有詩壽九十餘公朝

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石屏詩云君為山中人

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王瀘溪廷珪作詩送胡忠簡謫新州囊封初上九重關

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

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特他年公

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初非一木支欲將獨力

拄顛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

諛旹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聞于申國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阜陵初政召對特改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堅不留乞祠而去告老于家壽九十有三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嘗為滙敘與帥啟云杖淚過故人之墓驚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峰喜山色之如舊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清雅買硯詩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遊廬山得蟹詩曰不到廬山辜負目不食螃蟹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幷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時人愛畫陶靖節菊逸東籬手親折何如更畫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絕淵子為小蓬朝聞彈疏坐以小舟載菖蒲數盆翩然而去道間

爭望若神仙然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啟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躋中朝公輔之班送輔漢卿過考亭詩云閒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

蒲江盧申之祖臯猊宇修整作小詞纖雅曰蒲江集曾

為王堂有感詩雨山風雨故留寒九陌香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漫擔頭時得數枝看有舟中獨酌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别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繫人愁暮煙疎雨分攜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領先生詞外之旨

趙天樂葉水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晚唐詩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閒把青衣袖裏得閒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過夜半獨敲棊

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甎中出山在鄰家𣔻上

青呈二友云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

云一片葉初落數聯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

事少路遥牽率故人多

廬陵劉過字改之有詞云行道橋南無酒賣老天猶困

英雄南樓詞蘆葉滿汀洲寒沙淺帶流二十年重過

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

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華重載酒終

不似少年遊上周相詩云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無奈何送王簡卿詩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事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慙色去留輕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劉仙倫亦以詩名淳熙間有盧陵二劉

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曉對詩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

吾廬云移花速舊土買石帶新苔

埜齋周晉仙文璞曾語余曰花間集只有五字絶佳細雨濕流光景意俱微妙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樓秖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鶯黃上柳條晨起云閑門不與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曉偶然隨鶴出野風吹折白櫻桃有灌口二郎歌聽歐陽琴行金銅塔歌不減賀白余有挽晉仙詩載江湖集中

銛朴翁秦望山人能詩詩愈工俗念愈熾後加冠巾曰葛天民築室蘇堤自號柳下即事云壁爲題詩暗池因洗硯渾閒知眞富貴醉到古乾坤清明訪白石云花蘚懸燈柳挿檐老懷那復似餳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絶句云夜雨漲波高一尺失卻擣衣平正石明朝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江頭送客云大江中夜滿雙櫓半空鳴後有羽軒李翔高善爲絶句盧蒲江甚愛之有云春愁自是無重數

又被東風揭繡簾老子興不淺也二十四反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

人閒無此春風樂樂極人閒無此愁朴翁絶唱故錄記之

山中趙仲白庚夫有歲除即事曰縫紉連夜辦今朝杵臼頻買花簪稚女送米贈貧鄰宦薄惟名在年華與鬢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稍得詩云鶴殘籬外筍鼠舐墨中膠讀文清曾公集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寄僧云詩句日從窗眼寫墨九夜入枕頭收久從方詩境晚亦落䰟終于右選有子厰

試前四名登第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也
高九萬越人號菊磵好作唐詩有春詞鬬草歸來上玉
階香泥微污合歡鞋全籌贏得無人賞依舊春愁自
滿懷孤山云雪後騎驢行步遲孤山何似灞橋時近
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輦下酒市多祭二
郎祠山神有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
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周晉仙睡
有云更有詩人窮似我夜深來共紙衾眠

張韓伯名弋又名奕有秋烟草頎然而長面帶燕趙色口中亦作北語寄秋塘詩五湖風雪分頭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真成妄男子談詩長憶老先生塘邊瓜茹須頻灌郭外田疇粗可耕莫倚瘦笻吟白髮浪傳詩句入都城許定夫館于魔下欲命拜官不受周宗聖有張韓伯欲為羽士趙紫芝作疏之詩後死于建業定夫葬蔣山下題曰大宋詩人張奕墓

謝耕道耘天台人自號曰謝一犂有犂春圖諸公喜于

納交善滑稽三十年間天下詩人未有不至其室詩軸不知幾牛腰巾高二尺餘方口大面行于市孰不曰謝一犂因是名滿京洛壁間寫詩中有一聯云路深容馬窄樓小插花多事繼母極孝母九十七八歲

該慶典初封人榮之

戴石屏式之名復古黄巖人有石屏詩藁賦淮村兵後云小桃無主自開花烟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秋懷云詩談天下事愁到酒

罇前晚春云鶯啼花雨歌燕立柳風微城西云詩骨
梅花瘦歸心江水流春日云客愁茅店雨詩思柳橋
春九日云黃花一杯酒白髮幾重陽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癯然玉樹之清家素貧典衣
買書讀悟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
言灑灑可聽有同菴文集二十卷盧蒲江深尊敬之
作喜雨詩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余
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以兄事之事之以師禮手

抄詩一卷見授自跋云李長吉有表弟得長吉詩草皆投之溷中為長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長吉待元吉也忍四十年之貧爛醉而死余哭之獨哀不忍師道之已矣乎嘉禾有沈犖字元吉相頡頏于蘇秀二州皆為慈湖先生上弟

張端義字正夫荃翁自號也鄭州人居姑蘇大父雲莊公登辛未趙榜先君詠齋為淮南漕光宗即位初年應詔上書下後省看詳羅紫薇㸃劉左史光宗極稱

賞之將上為時宰所沮予少若讀書肄舉子業勇于
弓馬嘗拜平齋項先生于荆南如慈湖說齋鶴山菊
坡習巷皆從之遊愛作詩賦小詞盧蒲江取碧雲千
里暮紅葉十分秋之句周晉仙取怨春紅豔冷之句
孟藏春取蛺詩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之句凡海
内名勝來吴必訪樂圃之張書桃符曰江湖且過詩
酒叢林應端平更化詔上第一書二年再應詔上第
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得旨韶州安置以

螻蟻之微嬰斧鉞之威人皆危之當國者云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脫萬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侍從居住待庶官聽讀待士子自効待軍將小臣用大臣之法誤矣或者以安置為竄謫之極典又非也余三十年前賦秋江圖一絶云浪静風平月正中自揺柔艣駕孤篷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着此翁今白髮種種儻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于淳熙之已亥書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皇帝

三書詩五百首詞二百首雜著三百篇曰荃翁集

貴耳集卷上